



## 说高粱

程耀恺

高粱大名，如雷贯耳，但我在二十岁之前，却与之缘悭一面，因为我的家乡在江淮分水岭之南侧，在那里，水田插秧，旱地种麦豆，庶几无闲地种它。虽说见不到它的倩影，然而家家所喝之白酒，清一色的是“高粱大曲”——人与物的关系，真是妙不可言。

自从在埃及与苏丹边境的Nabta Playa考古遗址中，发现碳化了的高粱籽粒，研究者普遍认为：高粱的原产地，在东非的埃塞俄比亚，约公元前4000年传入北非，公元前700年由商船带进阿拉伯半岛，人类食用高粱的历史，至少8000年了。

至于高粱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，似乎没有确切定论。《诗经》中有160多种草木，独没有高粱的身影，《楚辞》里也没有。最早见诸诗文的，是陶渊明的《和郭主薄》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”。《晋书》是高粱的俗称。据此，人们大体推定，高粱可能在两汉前后，由印度一路逶迤进入中国。高粱最早以“蜀黍”之名，跻身张华的《博物志》，张华对高粱的形象，有大概的描述。直到明初《食物本草》对它的用处，才有所介绍。也就是说，高粱作为一种外来物种，进入中国本草类专著的年代，大约是在明代初年。

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也称高粱为“蜀黍”，曰：“春月布种，秋月收之。茎高丈许，状似芦荻而内实。叶亦似芦。穗大如帚。粒大如椒，红黑色。米性坚实，黄赤色。”（此“椒”非辣椒，花椒也。）并说它的根利小便，治难产。

对高粱的介绍较为详细的，是《山西通志》，曰：“高粱，土人又称穄子，在太原属者苗高穗紧；在汾州属者苗高穗松；在平阳绛州诸属者有早秫、晚秫二种。早秫有大老汉、小老汉诸种；晚秫有红、黑、黄、白、蓬头诸种。蓬头穗下垂，红、黑、白三种穗上生，黄穗四面分披。粒无壳者米硬，可为粥。粒有壳者米软，可为酒醋。”

在我国，高粱原先集中分布在黄河以北，现在，产酒大省川、黔亦有种植。据记载，1918年高粱的种植面积占全国耕地的26%。高粱品种繁多，按其性状与用途，可分为：食用高粱、甜高粱、扫帚高粱。

高粱籽粒中单宁的含量过高，是大米的8倍，严重影响其适口性，食用时须与麦或米搭配。如若用于酿酒，则在发酵过程中，单宁与原料中的花青素、黄酮等共同作用，抗氧化能力大为提高，使得酒液的口感更加绵柔甘甜、回味悠长，所以酿造界有一句行话：“好酒不离红娘”，“红娘”者，高粱也。我国的名酒，茅台、五粮液、汾酒等都离不开高粱。四十年前，我带了两瓶古井贡酒到杭州，饮酒时香飘院外，邻人闻到都说：美哉高粱！“高粱”二字，俨然成了一切白酒的代名词。

随着人们饮食结构的改变，一度淡出主食的高粱，又重新回归。合肥周边虽然不产高粱，但小麦粉与高粱粉混合蒸出的馍，却在合肥备受欢迎。高粱面与麦面，按1:2的比例加工面条，在诸多城市，成了面食新宠。甜高粱秸可以当甘蔗吃；过去深受欢迎的山东产的“高粱饴”，半透明，有嚼劲，甜而不腻，其原料就是甜高粱。至于洒扫庭除的工具，塑料制品没有出现之前，各地家用的扫帚，大都用“苗高穗松”的蓬头高粱扎梢制成的。

一种作物，若与人类的纠葛日深，理所当然进入地名、建筑物名，高粱亦是。诸如四川的高粱湾，贵州的高粱冲。明代公安三袁之袁中道，有一篇《西山小记》，写北京西郊香山、玉泉山、万安山一带胜景，开篇即是“出西直门，过高粱桥……”此桥在西直门外西北，今更名“高亮桥”大约嫌“高粱”土气，其实以高粱名桥，反是接地气。

据说每公顷甜高粱，能生产6000升乙醇，远高于甘蔗、木薯、甜菜，因而在能源紧缺的当下，高粱成了新型生物能源的抢手原料。

郭小川有一首诗，题为《青纱帐——甘蔗林》，赞美的对象，为南北迥异的两种自然景观。连片的高粱所形成的“青纱帐”，过去与现在，依旧是美与壮观的绝妙体现，而在特殊的年代，随着《黄河大合唱》中一句“青纱帐里，游击健儿逞英豪！”响遍长城内外、大江南北，遂让这种普通农作物，成了中华民族抗御外敌的精神图腾。

## 皖南小山村

丁麟生

是城里来我们村居住的人教的，大家喜欢就跳上了。不错，这个山村里有城里人投资办的一家瑜伽教练馆，还有一家薰香馆，我都去观看过。

现在，皖南山村里有不少城里人。一是落叶归根的城里退休人员；二是到山区康养身体，不定期租住农舍的城里人；还有就是来山村打算长期居住的人。我们一位“驴友”的姐姐，十多年前来自休宁县齐云山游玩，看上了山脚下的一一个村庄，租下了一处空置的农舍，她把破旧的房屋翻修了一下。老夫妻俩从上海来到这里，一住数年，俨然成了村民。邻家有婚丧红白事，他们也出一份情；平时骑着自行车到镇上去拿拿“快递”。我们观看了她家翻修一新的房屋和屋后的菜园，真好！她还推荐我们去看了村里从天津、合肥来的人家的宅院，前场后院小围墙，二三层小楼，令人羡慕！

现在，你若是到皖南山区，无不称赞道路修得好！一位“驴友”说：路这么好，你不多到山区吸吸负氧离子，岂不亏了！过去，偏僻、闭塞，是山区的代名词。现在，车子几乎可以到达任何一个山村！高山大岭的休宁县白际乡，人称“蓝天与白云交际的地方”“江南最后的墨脱”。这里2004年才通公路，是安徽省最后一个通水通电通公路的乡镇。乡政府大院不远处就是落差88米的“百丈冲”三叠瀑布。有很多游客自驾到过白际乡风景绝佳的严池（村）梯田、徽开古道和瀑布群。还有就是邮路通。一位朋友住宿在青阳县九华后山的黄石溪，车钥匙丢了，一个电话打回家，他的儿子就从合肥把备份的钥匙“快递”来了。

路通、邮通，山区的人流、物流自然就通畅了，旅游业也就发展起来了。皖南小山村，又安静又热闹，值得一住，还可长住。

## 季节

## 雪落三河

查鸿林

去年一冬无雪，感到有些怅然，冬天缺少我们一场雪。盼望下雪，就想起小时候，老家三河冰天雪地童话般的美妙世界。

雪落三河，把千年古镇、水乡风情裹进了素白的绒毯里。往日里漾着碧波的杭埠河、丰乐河、小南河，此刻敛了喧嚣，冰封河面，水天一色，舟楫停摆，行人稀少；岸边的垂柳褪去青黄，枝桠上积着蓬松的雪，像缀了满枝的梨花，风一吹，细碎的雪沫簌簌落下，随风飘扬在河埠头的青石板上，转瞬便融成一汪或明或暗的浅痕；在枝头跳跃叽喳的鸟们也不知去了何处，三条河两岸万籁俱寂。

雪落三河，老街的青石板路，失去了往日的斑驳，踩上去咯吱作响，是雪天里独有的声响。临街的老屋，黛瓦覆雪，檐角垂着长短不一、粗细各异的冰棱，晶莹剔透，映着天光；木门缝里、花格窗户透出暖黄的灯光，屋内粗茶淡饭的香气飘出来，雪落得再紧，也挡不住这烟火气漫过街巷；小南河上的石桥，雕栏被雪覆盖，只露出隐约的形状，往来的行人踩着积雪慢行，脚步放得轻，生怕扰了古镇此刻的清宁。桥下的河面有乌篷船泊在岸边，乌黑的船篷积着雪，似一朵洁白的云浮在水面，随乌篷船在水面晃动。

雪落三河，巷子尽头的老槐树枝桠遒劲，雪压在枝头，倒添了几分温婉。有太阳的此时，总有些老人搬着竹椅坐在树下晒暖，雪天里便少了身影，只偶尔有孩童举着糖葫芦跑过，红果映着白雪，成了街巷里最鲜亮的颜色。寂静的巷道，偶尔也有几声孩童追逐嬉戏，响起打雪仗的呵呵童音，颇添几分生气。卖米饺的大妈裹着厚棉袄，在门口扫出一小块空地供食客歇脚，灶台上的米饺冒着热气，零星的雪粒子飘落在油锅，转眼就化为乌有，她边用油勺翻着滚开的米饺，边吆喝着路人，声音在雪雾里比往日传得更加悠长，像冬日的暖阳熨帖人心。

雪落得久了，古镇的轮廓便柔和起来，白墙黛瓦成了水墨丹青里的底色。石头桥头的两排红灯笼裹着雪，红得愈发浓烈，在素白天地间添了一抹年味；往日热闹的万年台，此刻静立在雪地里，朱红的梁柱裹着雪，少了戏台上的锣鼓喧天，倒多了几分岁月沉淀的安然；古城墙和炮台依然屹立在城门，那金戈铁马的嘶鸣声早已远去，此刻都雕塑般静默；那望月阁立鸡群，矗立在古民居中，登高远眺，街巷河面银装素裹，往日棱角分明的民居都被白雪皑皑呵护，边际模糊，一切都变得祥和静谧。

待到日暮时分，雪渐渐歇了，炊烟从古镇的屋顶袅袅升起，与雪雾缠在一起，朦胧了天际。雪光映着家家户户的灯火，暖融融的，落在雪地里的脚印，被晚来的雪轻轻盖去，只留下一抹浅淡的痕迹，像岁月走过的印记。这雪落三河，落的是素净的景，藏的是心底的暖，是古镇人刻在骨子里的温婉与安然，待到来春雪融，这一河的雪水，便会伴着古镇的烟火，滋长出一年的热闹与丰盈。

雪落三河的夜晚，表面上看似冰凉静止，实则热火朝天。三河人雪天有围炉夜话的习惯，小酒馆里，越是严冬越有三五好友邀约把酒驱寒，三河美食，在如此冰天雪地里愈加彰显魅力。各种式样的火锅粉墨登场，红汤牛肉锅，配以青菜萝卜，麻辣生鲜，热汗淋漓；清汤羊肉锅，辅之芫荽菠菜，香气氤氲，滋味开怀；红烧鱼头锅，加入白干千张，相得益彰，口舌生津；还有那鸡丝银鱼锅、老鹅面鱼锅、野生甲鱼锅、鲜味三丝锅、黄鳝木耳锅、红烧泥鳅锅等等，个个都是美味十足的锅仔，让人垂涎欲滴的佳肴。

雪落三河，静谧银色的世界，街巷里却蕴藏着热气腾腾。

